

我和我的祖国 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

从东北小城到西沙小岛,距离是故乡和远方的对望,是漫天风雪和热带海风的相拥,是18岁到34岁一去不回的青春。

四级军士长郭丹阳,是海军某水警区中建岛守备营的雷达技师。作为一名“天涯哨兵”,他在孤寂的小岛上扎根,坚守着祖国的南大门。

军人的奉献,不只是一个人的付出,也是他身后一大家人的奉献。

在3290公里之外的吉林,郭丹阳的家中,妻子和母亲经营生活,一点一滴地呵护着两个孩子成长。

今年,是郭丹阳和妻子康鑫结婚10周年。长于北国的郭丹阳早已看惯了南海的阳光碧波,生于潇湘的妻子也早就适应了北方的凛冽风雪。

对一个军人和他的家庭来说,5月19日这天,只是数千个昼夜里一个普通

的周日。隔着天涯之远,他们彼此将日子过得截然不同。

在小岛上,时间放慢了脚步。白天仿佛无限拉长,看书、执勤……34岁的郭丹阳把该干的事情都做了一遍,太阳才刚刚升到中天。

海浪一遍遍地拍打着白沙滩。他绕着岛慢跑,看到自己种下的第一棵椰子树,十几年过去还未及一人高。

在小城家中,忙碌是生活的主旋律。

锅碗瓢盆的磕碰声和孩子的哭闹欢笑,牵绊着一家人的情感。

日子仿佛餐桌上的一日三餐,充满柴米油盐,糅进人生五味,交杂百般心情。

七岁半的大女儿彤彤,像是一枚青杏,外表娇俏可爱,脾气却酸得令人发怵。这个爱画画的小姑娘刚迎来成长道路上的第一个叛逆期,衣柜里粉嫩的小裙子渐渐换成了宽松帅气的牛仔衣。

一岁多的小女儿汶汶,像是颗甜蜜

的命运红线用3290公里的距离,把相互牵挂的人们系在一起,又让他们在地图的两端遥遥相望。

从此,每一个平静而充实的日子里,一个在南方的艳阳里记挂着家乡的大雪纷飞,一个在北方的寒夜里猜想

着海岛的温暖阳光。每个平凡的“一天”,生活按部就班。在四级军士长郭丹阳与家人宛若平行线的两条航迹里,唯有爱是永恒的牵系。

的海面上,郭丹阳和战友们用全部的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记者朋友们。

千里之外的东北小城,浓云密布。妻子和女儿彤彤晚饭后散步,却被骤然而至的夜雨淋湿半身。

睡前,“小岛”和“小城”照例视频。天地南北的距离缩短为薄薄一层屏幕,两端的一家人分享着彼此的一天。

隔着广袤大陆和无垠海水,圆月与骤雨相见了。所谓天涯明月共此时,不过是在我心里为你打着伞,而你在心里为我留下一座远方小岛的热闹。

记者手记

天涯明月共此时

■本报记者 卫雨檬 杨悦

一天

2019年5月19日

地点:海南省三沙市西沙中建岛
本报记者 卫雨檬 陈小菁

地点:吉林省四平市伊通满族自治县
本报记者 杨悦 高立英

海风不知疲倦地刮了一夜,纯白的珊瑚砂在晨曦晨光里舒展开来。此刻,小島安宁静谧,卧在南海一望无际的湛蓝海水中。

在西沙最南端的中建岛,清晨和季节一样终年不变。海军四级军士长郭丹阳在这里已生活了16年。今天,是他再平常不过的一个周日。

“铃铃……”6点30分,郭丹阳翻身起床,才套上衣服,值班电话就响了。他是守备营的雷达技师,像这样的电话随时都可能打来。“遇上紧急情况要随时处理,半夜来电话也是常事。有时候刚躺下,电话就响起来,几乎没法休息。”

只是简单的传达,摁下电话,郭丹阳向屋外走去。一打开门,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。走廊地板上覆着薄薄的一层水汽,格外湿滑。

郭丹阳走进隔壁洗漱间。水龙头蒙着一层盐渍,他用力拧开,“哗”的一下,干净的水喷涌而出。他下意识迅速关小水龙头,同时伸出杯口接水。在这里,每一滴水都不能白流。

在这片“南海戈壁”,水源极度匮乏,他们的生活用水以前只能依靠“岛水”。用这种盐分极高的水洗澡,擦干后身上仍很黏腻。时间久了,官兵的双手都被腐蚀得干涩起皱。

天完全亮了。郭丹阳下楼去找一个“伙伴”。营区旁有一处马尾松林,几十棵松树有高有低,参差不齐,但枝叶葱郁。这里的树,能活下来就已经是奇迹了。

郭丹阳沿着小路走进松林,四处环顾后喊了一声,“拉拉!”突然,远处的树后面窜出一条大狗,摇着尾巴向他跑来。郭丹阳摸了摸“拉拉”,然后带着它到海边散步。

这片海,郭丹阳已经看了16年。18岁那年,他第一次见到大海。新兵入伍前往西沙的途中,郭丹阳从老家吉林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到广州,又几经辗转坐上西沙的航船。

他还记得,当时海上的风浪很大,几十个新兵都挤在船舱最下面一层。船摇摇晃晃向前航行,郭丹阳站在狭小幽暗的洗手间里,弯着身子凑过去,透过舷窗看外面碧蓝碧蓝的海水。

“我不会游泳,但那时就想当海军,去远一点的地方……”

在白沙滩上和“拉拉”玩了一会儿,“拉拉”发出呜呜的声音。郭丹阳抚摸着它的背,为它拂去蹭到身上的沙子。中建岛太小,没什么能带它去的地方。郭丹阳笑道,“狗更耐不住寂寞。也不知道是它陪着我,还是我陪着它。”

8点多,郭丹阳回到宿舍,打开电视看了会儿早间新闻。同屋的周伦从外面进来,看到郭丹阳在,就按捺不住地聊起来。

周伦前几天刚休假归队,这次回家把婚礼办了,心里正高兴着。看着战友新拍的结婚照,郭丹阳忍不住想起了自己恋爱的过程。

郭丹阳是2005年和妻子康鑫开始谈恋爱的,直到2007年两个人才第一次见到对方。期间3年,他们都是通过电话联系。

那时,中建岛没有手机信号,固定电话只能轮流使用。郭丹阳趁着每次去永兴岛出差的时候,给远在广州上班的康鑫打电话。“那时还用电话卡,一会儿就能打完一张。几年下来,打完的卡摞起来厚厚一沓。”

郭丹阳就靠着一张张电话卡,用绵延千里的电话线牵起了爱人的手。现在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女儿,郭丹阳想让她到自己守的岛上看看。

中午吃饭前,郭丹阳把班里的战士

召集在一起,安排好下午的工作。饭桌上摆着八菜一汤。前几天岛上刚刚来送过补给,伙食相当不错。

在岛上16年,郭丹阳干过守备营的大部分岗位,也包括司务长。休假回家,他炒的豆芽让孩子们念念不忘。

正午时分,太阳悬在头顶上方,炙烤着每一寸沙土,海风裹挟着热浪打在他身上。郭丹阳回宿舍躺下没10分钟,就被喊醒:设备出了故障。

郭丹阳跑过晒得发烫的白沙滩,一进机房就开始检测机器。他总跟徒弟们说,“雷达是小岛的眼睛,我们不仅要用好这双眼睛,还要把它保护好。”

修了这么多年雷达,郭丹阳依然热爱他的岗位:“每天看着回波的特征,我觉得挺有意思。”每一次准确判情,都让他开心无比。

拆开庞大机器的线路,用力拉开紧实的部件,郭丹阳的额上渗出一层汗……

故障排除,他回到宿舍打开空调沉沉地睡了一觉。醒来时,外面的光线已经没那么强烈。在海边的沙滩上慢跑,是郭丹阳周末傍晚的习惯。

黄昏,日影悠长,铺在泛起细纹的海面上,碎了一片金光。在一望无涯的大海前面,那个独自奔跑的背影显得渺小而孤寂,执着而坚韧。海浪拍打着洁白的沙滩,海水不停冲刷,最终抹平了他奔跑留下的足迹。

海上生明月,今晚的小岛多了几分浪漫。当一轮火红的圆月从深黑的海平面渐渐升起,穿过被风推动的层层流云高悬中天时,郭丹阳才想起来,今天是农历十五。

过一会儿,岛上要开篝火晚会。为了欢迎远方的记者朋友们,有人在调试露天音响设备,还有一群人围成一个圈,挡住海风,生起篝火……郭丹阳和战友们一起,在操场上摆好一个个小马扎。

通红的火光照着他们黝黑的面庞,这些天涯哨兵的笑容简单而纯粹。一曲《水手》将气氛点燃。郭丹阳搭起身边战友的肩膀,扯着嗓子用力吼着:“他说风雨中,这点痛算什么。擦干泪,不要问,为什么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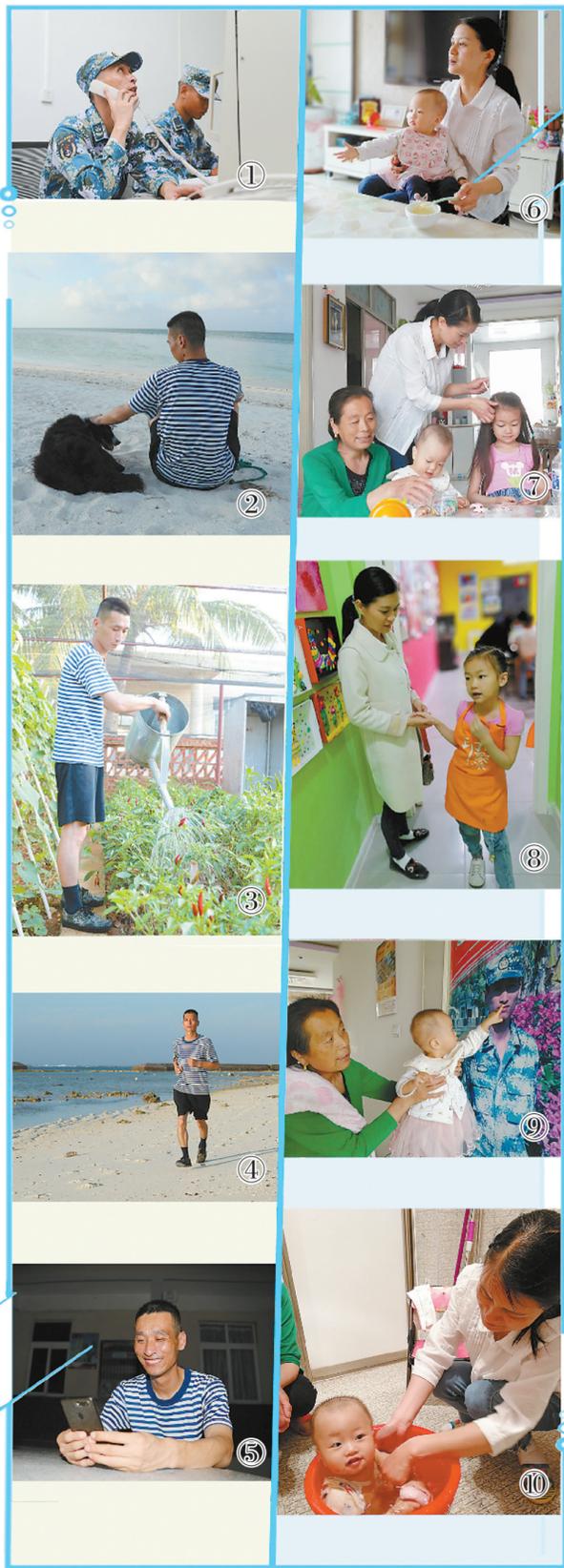
郭丹阳只在刚上岛时掉过泪,如今岛上的苦早已习惯。“别总提中建岛多苦!现在条件好了,相对陆地上的部队,我们只是更寂寞一些。”他说。

晚会结束后,郭丹阳坐在院子的羊角树下,与远方的家人视频通话。妻子和母亲看起来有些疲惫,想必又围着两个孩子忙活了一天。他将镜头转向夜空,透着红光的满月遥遥地挂在天空。

在昏黄的灯光下,郭丹阳捧着手机的那双手有些肿大,掌心黑亮粗糙,看上去厚实有力。

聊了10多分钟,女儿们该睡觉了。道过晚安,郭丹阳上楼回到宿舍。他从床下的柜子里取出一个枕头。这个简简单单的白色枕头,是上次妻子来三亚时买给他的,说颈颈椎好。郭丹阳把这个枕头带上中建岛,已经用了3年多。

郭丹阳闭上眼睛,很快就睡着了。



第507期

蜜的糖豆,她的快乐总是很直接。握着爸爸的三等功奖章时,她会满眼好奇地冲妈妈笑。一块馒头,她也可以吃得津津有味。

年近六旬的母亲,脸庞上的沟壑盛满汗水的咸涩。因为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,她一直在吃药治疗。可一听到孩子的哭声,奶奶还是会麻溜地背起小孙女。生活赐予的一切沉重,她早已习以为常。

康鑫是湖南妹子,外表娇柔,内心火热,就像辣椒,表面青翠,内里沸腾。如若内心没有足够强大的能量支撑,她怎么能守着寂寞、熬过艰难,平静温和地经营生活?妻子的“辣”是撑起这个小家的终极能源。

海上明月共潮生。此时,中建岛的夜空圆月高悬,盈盈照耀的流光是温暖而明亮的红色。

篝火晚会上,烟火灿烂绽放在无边

进入立夏,东北平原却还透着清透的凉意。晨雾和着阴天的水汽氤氲了略显寂静的街道,柔柔地抚过了这座刚苏醒的小城。

与冷清的街道不同,才6点多,四级军士长郭丹阳的家里已热火朝天。

星期天往往是郭丹阳的妻子和母亲最忙的日子:妻子康鑫需要接送大女儿彤彤上两个兴趣班,母亲则要留在家照顾小孙女——每天启动的时刻都取决于这个一岁多娃娃的心情,她一睁眼,全家就要跟着转起来。

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铺满了厅堂,康鑫抱着小女儿来来回回地走动,时而翻找衣物玩具,时而给她喂食擦拭。

蒸汽氤氲的厨房里,头发草草扎起的郭丹阳正心无旁骛地准备早饭。

而被妹妹“连累”睡不成懒觉的彤彤,顶着满头蓬松乱发坐在沙发上,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没有焦距地东张西望,还徘徊在梦与现实的边界。

尽管男主人缺席,这个小家仍然洋溢着温暖的生活气息——

阳台的晾衣杆上,女孩子色彩斑斓的衣裳在阳光下恣意伸展。

门上墙上贴满了小女生喜欢的缤纷贴纸。

电视柜的一角,夫妇俩的结婚照、大女儿的奖状和小女儿的出生证明,亲密地凑在一块。

小餐厅里,郭丹阳当选“十佳天涯哨兵”的照片占据了半面墙。大女儿的手工和绘画作品密密麻麻地铺展开来,紧挨着“爸爸”,霸占了墙面的另外一半。

康鑫喂完了小女儿,又督促大女儿换好衣服洗漱干净,一家人便开始吃早饭。家里的早饭是很简单,通常是干粮和粥,今天也不例外。因为小女儿还离不开人,康鑫一般要和婆婆轮流上桌。

早餐结束时已经八点多,康鑫简单收拾了下手“戏局”,开始给彤彤梳头。不一会儿,彤彤就顶着一头精致花俏的“公主辫”写起了作业。

辅导彤彤写完作业,康鑫又开始和婆婆轮流照顾小女儿,收拾家务。带着彤彤上完画班,转眼已经是中午了。

尖椒干豆腐、五花肉烧豆角、豆芽炒肉,几道咸香浓郁的地道东北菜摆上了桌。午饭依旧是郭丹阳下厨,不过因为看孩子时没注意锅里,豆角一不小心烧干了,表面有些焦。郭丹阳只得单手把孩子抱在臂弯里,另一只手急急忙忙地拯救她的菜。

婆婆两人早已习惯一手抱孩子,一手忙其他事。但凡精力旺盛的小女儿不休息,她们俩就要忙个不停。

中午时间紧,匆匆忙忙吃过午饭,康鑫又带着彤彤出门去上舞蹈班。好不容易可以“摆脱”妹妹“独占”妈妈,彤彤一路上眉开眼笑,整张小脸都亮了起来。

将彤彤送进排练室后,康鑫便坐到休息室等她下课。从早上6点多到下午1点半,她这时才能够不受打扰地坐下歇一会儿。

和熟悉的家长闲聊了一会儿,康鑫安静地躲在一边打开了手机。虽然也很困倦,她却舍不得这难得的休闲时光。

旁边的妈妈们没聊几句,就侃起了自家老公。康鑫想起了郭丹阳。没有丈夫陪伴的日子疲惫孤独,她早已习惯。毕竟从恋爱结婚到怀孕产女,丈夫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她身边。

当年,因为郭丹阳工作原因,两人前后花了3年时间才把结婚证领到手。生大女儿时,康鑫进行剖腹产手术,守海岛的郭丹阳没能赶回来陪她。

对于这些,康鑫没有什么埋怨,讲起来反倒带了点趣味:“休假回家,年夜饭

饭都是他做。”

郭丹阳不在她们身边,却也一直陪在她们身边。“每天她们都要跟爸爸视频一下。”康鑫笑着说。

所有淡然,也许都源自那份信任与爱。在生活的细水长流中,康鑫平静地度过一个个平凡而又忙碌的日子。

作为军属,哪有不难的?郭丹阳的母亲吐露,儿子刚去当兵那几年,每年一落雪,她就睡不着,天不亮就去屋外扫雪。仿佛院子扫干净,儿子就能回来。

前一阵子流感来袭,两个孩子接连病倒,康鑫半夜抱着孩子上医院。没人帮忙,她只能独自抱着孩子跑上跑下……

晚上是康鑫下厨。领着女儿下课回家的路上,她顺道去超市买了晚饭的食材。热闹的卖场里,彤彤像个小炮弹的跑前跑后,拎着食材独自去称重计价。

回到家里,处理内脏,剔除鱼鳃,康鑫收拾起鱼来干净利落……

“这些都是她爸爸教的。”康鑫笑着说:“有孩子前,我不会做饭。在广州上班时,就靠外卖和泡面,也‘活’得挺好。”

变成现在这样的“贤妻良母”,是康鑫以前从未想过的。虽然每天绕着孩子转很累,但看她们笑着,康鑫的心底会不由泛起甜蜜。

下午五点,晚饭上桌了。焦糖色的可乐鸡翅洒满白芝麻,黄瓜拌干豆腐脆爽清香,一条鱼卧在盘中,鱼身上缀着碧绿的香菜叶,最受欢迎的却是一道豆芽炒肉。

这道菜是郭丹阳的最爱,偏巧康鑫也喜欢吃。在湖南长大的她往豆芽里加了点辣椒。“她爸爸也爱吃辣的,我们俩能吃到一起去。”康鑫说。

一家人一同上了桌,连小女儿都被抱在怀里坐到了桌旁。刚断奶的娃娃对一切食物都有好感,什么都想吃,什么都爱吃。

餐桌旁,那位“天涯哨兵”正注视着母亲和妻子,与她们一同享用着每顿美味。

几年前,海军邀请“十佳天涯哨兵”携父母到北京参观。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升旗,那可不是谁都去得的!”望着儿子的戎装照片,郭丹阳常常回味起自己这辈子最骄傲的时刻。

傍晚时分,康鑫带着彤彤出了门。彤彤在学校附近的马路上,挂牌认养了一棵小树。每周末,她都要和妈妈一起去看看小树,给它浇浇水。

刚走到树旁,低沉了一天的阴云仿佛终于蓄足了能量,骤雨乘着狂风,劈头盖脸泼了下来。母女俩合撑一把小伞被浇成了“落汤鸡”,赶忙“奔逃”回家。

窗外风雨骤,屋内灯如白昼。康鑫检查彤彤的作业,又和婆婆合力把两个孩子洗干净。

到了和郭丹阳视频通话的时候了。对着屏幕那头的爸爸,彤彤躲到了一旁不肯露脸。康鑫早已习惯了大女儿的“别扭”。

虽然不愿说想爸爸,可一旦知道爸爸快要休假回来,彤彤便会数着日子过。等到了郭丹阳返程的当天,她更是觉也不睡,一定要等着爸爸进门。

看着手机里那个有些熟悉的硬朗面庞,小女儿甜甜地笑了,惹得爸爸、妈妈和奶奶都禁不住扬起了嘴角。康鑫接过手机,简单地与郭丹阳交流了几句,平静地道出自己的关心。

郭丹阳安静地守在一旁,没有跟儿子对话,只是默默守望着这一段波谲与欢欣并存的时光。

一日结束,思念与辛劳的苦融进了琐碎时光的点滴,与酸、甜、咸、辣——中和,唯留浅浅余韵。

版式设计: 梁晨

本报记者 高立英

本报记者 高立英

本报记者 高立英

本报记者 高立英